



向往
风景

走进天下寿乡

□徐子鸣

我们的商务车经过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县城,径直开上前往甲篆乡的盘山公路,那里是长寿之乡的一个热点区域。山道并不陡峭和曲折,大多在海拔600至800米之间。车窗外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,进入寿乡大道后已如履平地。还是年初的冬末时节,阵阵凉风吹来,却有三四月份的温润之感,路边的树木闪着绿油油的光泽。

几年以来在不同场合,曾听好几位朋友说起过长寿之乡——巴马。其中有位随团考察过的朋友较详细地告诉我:1991年11月,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自然医学会第13次会议上,巴马被评为全球第五个长寿之乡。其他四个是新疆的和田、巴基斯坦的罕萨、前苏联的高加索和厄瓜多尔的比尔卡班巴。世界长寿之乡的划分标准,是每10万人中至少有7位健康百岁老人,而巴马全县24万人口中,却有着74位健康的百岁老人,超过世界标准4.4倍,尤其是县里的甲篆乡巴盘屯,500多人中健康百岁老人高达7位。据专家考证和测定,这里的空气富含负氧离子,水质呈弱碱性,溶解着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,阳光里有80%被称为“生命之光”的远红外线,土壤中更含有丰富的抗衰老硒元素。世界卫生组织来此作健康调查时,在当地人中并没有发现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、痛风等疾病的患者,更没见到一例癌症病人。名声传开后,于上世纪末从全国各地引来大批养生、治病的老弱病残者,其中大部分是冬来夏去的“候鸟人”。

车近巴盘屯,远望过去,高楼林立。进屯一看,不少高楼还在建造之中,许多建筑材料中又夹杂着低矮的老式民居,与周围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相映衬,显得怪异而突兀。小山村虽已失去了原始和古朴的风貌,但还是给人以宁静安逸的感觉。街道上不时走过拄着木棍、步履蹒跚的老人;小公园里有群人正一招一式地学着太极拳;河对岸广场中排成一圈的人们,乐此不疲地跳着广场舞,我的一位同伴忍不住也混入其中,手舞足蹈起来。只是凉亭中一位斜坐的老人眯着眼睛,对我不满地嘀咕道:现在什么人都来了,什么东西都贵了……我愣了一下,想想也是,据巴马旅游部门统计,2013年全县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,而7年前仅11万人次。陡涨的游客潮,势必带来衣食住行上物价的“水涨船高”。利用长寿品牌、生态环境来带动旅游,自是一条富民之路,但也实实在在考验着巴马的承载能力。人口压力、建设混乱、环境污染等问题,已成为巴马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”。

临近傍晚,我们住到离巴盘屯几公里远的坡月村百魔屯。这儿又是另一番景象,满街的行人喧闹嘈杂,分不清谁是来此旅游探访的,谁是在此养老治病的。狭窄的街道两边,耸立着一幢紧接一幢的高楼,仰望这些名目各异的十几层公寓楼,恍然有置身繁华大都市的感觉。在所住的“阳光养生公寓”,我向一位抱着孩子的管理员询问

当地的房地产价格,她很认真地说:也不清楚现在的地价是多少,政府已在严格控制建楼。不过全屯60来户农民的宅基地,几乎都被外来的投资者、开发商瓜分光了。他们开出的条件是,宅基地上由开发商建造高层楼房,其中一层给宅主居住,其他的由投资、开发商经营30年,之后整栋楼归宅主所有。你想想,农户不用掏一分钱,30年后自己的子孙能拥有整幢楼的财产,这样的优惠条件谁不动心呢?而投资开发商在自己经营的期限内,采用连卖带租两条腿走路的方式,一边叫卖八九万一套公寓房,使用权限20年,一边又推出500至2000元不等的月租房,若是配好家具电器拎包就能入住的,还得另外加价。再有空余房间的,就随时租给旅游者。

百魔屯如此兴盛,我觉得跟邻近的自然景观“百魔洞”也有很大关系,此处壮观的石灰岩溶洞几乎也成了天然的一个养生基地。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“百魔洞”参观,洞口早已人声鼎沸,并不宽敞的空地上,有人跳广场舞,有人做深呼吸,有人打太极拳,更多的人拖着小推车、提着塑料桶到洞边灌取泉水,据说喝了这里的泉水对治疗糖尿病有效。自2009年以来,这个景点的经营权也被外来投资者承包了,进去每人得付70元。我们进洞一瞧,确实魔幻奇特,鬼斧神工,洞内有洞,洞中有天。一群群人或静静地坐在岩石上,缓缓地做着深呼吸,或慢慢地行走在树荫下,倾听着悦耳的鸟鸣,嗅闻着清新的花香,似乎正享受着天人合一的宁静。

走出“百魔洞”,几位同伴兴致勃勃地去购买“玛卡”(当地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),我与一位摆摊的老农闲聊起来,他爽朗地笑着说:我们这儿以前穷啊!山多地少,以种苞谷为主,也没多少想头,太阳出来干活,太阳落山睡觉,一天三顿苞米粥,买不起豆油,就用火麻油代替,一年吃不到几口猪肉,只好吃素食为主喽,哪懂得啥养生之道呵!我看着他红润的脸庞暗想,这里已成为国内众多养生爱好者所追捧的圣地,独特的阳光、空气、水源都被涂抹了延年益寿的神奇魔力,前来养生治病近乎于迷信喝水、吸氧、磁疗等方法的人们,其实更应学学巴马人的心态:思无杂念,生活清淡。

总第6310期 配图 李海波
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



搬家记

②

老墙门的温馨时光

□兰波

在婆婆家时,虽然住得紧凑些,但乐趣还是蛮多的。我们刚搬回来时,儿子才三岁。他出生在黑龙江,长在黑龙江,自然说一口“黑龙江牌”普通话。小时候儿子长得白白净净,对谁都不眼生,对年长的人见面就知道叫尊称。那个时候的宁波,讲普通话的人少之又少,也因此大家都对讲普通话的儿子格外喜欢,见了面都愿和他聊聊,听他说说普通话。我们隔壁墙门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,她非常喜欢我儿子。那时,常常能看到一个亭亭玉立美丽可人的女孩,身边跟着一个小男孩,一双纤手拉着一双小手,走到哪领到哪。

记得我们搬回来把行李安顿好的那天,趁着儿子午睡时我和先生上街选购物品。待回来一进家门,婆婆便和我们讲了一件让我们笑出声来的事情。原来,儿子睡醒起床后想大便,可他奶奶听不懂他的东北话,一个劲地问他要做啥?这时,只见我儿子眼疾手快一把将放在床底下的痰盂给拽了出来,拉下短裤便坐了下去!这时,奶奶才明白,原来他是要“撒尿”。

不过,祖孙间语言上的不方便没多久就成了历史,儿子很快便说得满口地地道道的宁波方言了。

那时候,老墙门里都是好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。每当烧饭时光,人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,萦绕耳旁。谁家做的什么饭烧的什么菜,都一目了然。大家相互学习着,看谁烧的菜蔬绿,谁做的鱼肉香,又有谁的菜色香味俱全!

我家的吃饭间总是很热闹,几位年纪比我们小的邻居,常在吃饭时端着饭碗和菜盘聚到我家的餐桌旁,左一声阿明哥右一声嫂子,与我们边进餐边谈天南海北地闲谈。

那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还很匮乏,只有看电影这一项娱乐。我们家离“宁拖”电影院(俱乐部)不算远,那里经常放映电影。如墙门里有谁从那儿走过,看到有放新电影的消息,回来便立即向邻居们汇报。大家的兴致就被调动起来了!往往是草草吃完了晚饭,便拖家带口地赶着去看电影。孩子小的,自会有人帮忙又背又抱。记得印度电影《大篷车》就是在那时候看的,现在想来那是“组团”去的呀。

老墙门里老宁波的生活气氛是非常浓的。每当春季油菜蔬上市时节,家家都赶在天气晴好时多采购些回来,买回后又家家忙着烧开水焯菜蔬,然后将菜蔬挂在已拉起的绳子上晾晒。这时,连空气里都飘浮着一股子菜蔬香,墙门里那一棵棵排列有序、翠翠绿绿的菜蔬,也着实是道风景呢!

秋季里,去菜场买菜的人们又都争相将绿莹莹的“雪里红”一捆捆地往家里搬。搬回来的雪里红,经过几天严严实实的捂、闷、盖,原本碧绿的菜梗和菜叶便都泛了黄,就可以放进或大或小的咸菜缸里腌了。菜码到缸里一层层撒上适当的盐,码好后,上面再压上些石头石块等重物,过一段时间待雪菜香味四溢就可以上桌佐餐了。那个时候还有正宗的黄鱼卖,一碗“黄鱼咸菜汤”来下饭,味道真是鲜美极了。

而春节前家家户户忙着浸糯米、磨糯米粉、买猪板油、磨黑芝麻粉,则又是一大重头戏!记得有几次与婆婆一道去离家很近的某部队后勤部的大院里,那儿有台大磨,住在附近的人们都去那里磨粉。人很多,要排队。那是一台大电磨,磨起来很快,粉磨回来后,先倒进一只干净的大白布袋里,待先生下班回来用一根粗木棍将扎好口的袋子吊起来,以便控干里面的汁水。经过起码十几个小时的悬挂,待袋子里的水控干后,便倒在一块大木板上,将整块白白胖胖如脂玉般的糯米粉掰成若干小块,除了留下些现吃的外,其余的便都拿到能晒到阳光的地方去晾晒。晾好的粉收藏在铁皮桶里,能存放好久。啥时想包汤团了就取出点,非常方便。

我们在这既艰苦又温馨的老墙门里生活了近十年。1990年年初,我单位领导为我解决了暂住房,我们搬家啦!

